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一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6 冊

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上）

陳清俊 著

新學
堂
PDC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上)／陳清俊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目 4+194 面；17×24 公分（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一輯；第6冊）

ISBN-13：978-986-7128-92-8（全套：精裝）

ISBN-13：978-986-7128-75-1（精裝）

1. 中國詩－歷史－唐（618-907） 2. 中國詩－評論

820.9104

96003201

ISBN - 9867128751



9 789867 128751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一輯 第 六 冊

ISBN：978-986-7128-75-1

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上)

作 者 陳清俊

主 編 龔鵬程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 年 3 月

定 價 第一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新學
知
識
PDG

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上）

陳清俊 著



作者簡介

陳清俊：臺灣省新竹市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

提 要

詩歌是詩人生活、情志的反映，生活與情感不能脫離時空而獨存；是故，詩心的起伏、詩意的轉折，往往和時空的結構脈絡相連。時空的描寫與詩境的大小、淺深，乃至與詩歌的風格、意境實息息相關。

中國詩歌史上，傷春悲秋、懷古嘆老、以及去國懷鄉的作品，反復吟詠著時間易逝，與空間阻隔的感懷，詩中大都具有濃郁的時空意識；而時空意識內蘊著對理想追尋與生命本質的省思，故能成為詩歌重要的「抒情源泉」。因此，由時空意識的角度，不但能真正詮釋詩人低迴感慨的根本原因；在中國詩歌史中，時空感懷詩歷久不衰的現象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此外，時空觀念實是文化體系的重要表徵，透過詩人的時空觀念，不但能了解其生命情態，及其人生觀、歷史觀、與宇宙觀；進一步還能把握詩人所處時代的精神，乃至整個民族心靈特有的思維模式；凡此，亦可見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的意義。

至於本書的論述以「盛唐」為範限，則是基於盛唐是詩歌史上最璀璨的時期，各體詩作粲然大備，李、杜、王、孟、岑、高各領風騷；在時空意識的考察上，較能作更多樣性、更典型化的探索。

本書首先由時空的涵義、盛唐的社會背景、與盛唐的思想背景導入正題；其次分別從季節與時間、歷史與時間、以及生命與時間的角度，探討盛唐詩中時間感懷的主要內涵；再由他鄉與故鄉、天涯與京師、以及異域與中土的乖隔，論述空間感懷的主要內涵；而後透過儒釋道三教互補的觀點，把握盛唐詩人時空意識的消解與超越之道；進而藉由詩中的時空描寫，歸納盛唐詩人時空觀念的特質，並據以說明「盛唐氣象」所以形成的原因。全書論述，由詩人主體感懷的疏通，而至客觀理念的釐清，最後歸結於時間、空間、與自我的和諧圓融。

關鍵詞：盛唐、唐詩、時間、空間、時空觀念、時空意識



目

錄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旨趣、範圍、與方法	1
壹、研究旨趣與相關文獻檢討	1
貳、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5
第二節 時間與空間的涵義	8
壹、時間意涵的探討	8
貳、空間意涵的探討	14
第三節 盛唐的社會背景與時空意識	16
壹、科舉制度與從政理想	16
貳、漫遊、行卷、與宦遊	20
參、對外戰爭與安史之亂	22
第四節 盛唐思想背景與時空意識	25
壹、儒釋道三教的抗衡與調和	25
貳、儒家的時空觀念	27
參、道家的時空觀念	30
肆、佛家的時空觀念	32
第二章 盛唐詩中時間感懷的主要內涵	37
第一節 季節推移的感懷	39
壹、引 言	39
貳、季節感懷詩的歷史考察	41
參、季節的感懷與時間意識	45
肆、季節詩中表徵時間意識的意象	53
第二節 登臨懷古的詠歎	60
壹、引 言	60
貳、登臨懷古詩的歷史考察	62
參、懷古的情感與時間意識	66
肆、懷古詩中表徵時間意識的意象	84
第三節 生死流轉的關懷	89
壹、引 言	89
貳、生死關懷詩的歷史考察	90
參、生死的關懷與時間意識	96
肆、傷逝詩中表徵時間意識的意象	104
結 語	108
第三章 盛唐詩中空間感懷的主要內涵	111
第一節 故園的緬懷	112

壹、引 言	112
貳、鄉愁詩的歷史考察	114
參、故園的緬懷與空間意識	117
肆、鄉愁詩中表徵空間意識的意象	134
第二節 京華的戀慕	141
壹、引 言	141
貳、懷京詩的歷史考察	142
參、京華的戀慕與空間意識	146
肆、懷京詩中表徵空間意識的意象	159
第三節 邊塞的征逐	166
壹、引 言	166
貳、邊塞詩的歷史考察	171
參、邊塞詩中觸發空間意識的因素	175
肆、邊塞的征逐與空間意識	182
結 語	193

下 冊

第四章 盛唐詩中時空憂患的消解與超越	195
第一節 把酒尋歡忘懷得失	196
壹、引 言	196
貳、舉杯銷愁是寬心解憂的妙方	198
參、開懷暢飲是及時行樂的寫照	202
肆、陶然而醉是契入至道的媒介	205
第二節 寄情山水回歸本真	209
壹、引 言	209
貳、進退出處的抉擇	212
參、塵心俗慮的沈澱	216
肆、生命永恆的歸宿	220
第三節 服食遊仙追求長生	226
壹、引 言	226
貳、追求長生超越死亡的威脅	229
參、遨遊名山寄託遊仙的情懷	233
肆、馳騁想像慰藉心靈的苦悶	237
第四節 參禪學道出離世間	241
壹、引 言	241
貳、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	244
參、白法調狂象安禪制毒龍	247

肆、大千入毫髮世界法身中	252
第五節 寄意詩章陶寫憂思	256
壹、引 言	256
貳、抒發情感宣洩積鬱	259
參、超越時空遊心無限	263
肆、名留千古期求不朽	267
結 語	271
第五章 盛唐詩中時空的描寫與時空觀念	273
第一節 時間描寫的特質與時間觀念	274
壹、引 言	274
貳、遷化流逝的時間特質	275
參、崇古尚遠的歷史意識	281
肆、循環恆常的天道觀念	289
第二節 空間描寫的特質與空間觀念	295
壹、引 言	295
貳、虛實相生的空間結構	296
參、吐納乾坤的宇宙意識	305
肆、物我相親的天人觀念	316
第三節 時間與空間的融合	324
壹、引 言	324
貳、時間的空間化傾向	325
參、空間的時間化傾向	331
肆、時空與自我的合一	340
結 語	346
第六章 結 論	347
第一節 時空意識對盛唐詩的意義	347
壹、抒情泉源的作用	347
貳、情感內涵的深化	348
參、思維層次的提升	349
肆、盛唐氣象的開拓	349
第二節 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的價值	350
壹、掌握詩歌情貌的關鍵	350
貳、詮釋文學現象的線索	351
參、探索民族心靈的門徑	351
參考書目	355
附錄：盛唐詩大事年表	36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旨趣、範圍、與方法

壹、研究旨趣與相關文獻檢討

人自出生即存在於時空的舞臺，和天地萬物一般，佔有一定的時間與空間；可見生命肇始之際，吾人便與時空結下不解之緣。時間與空間又是人類藉以認識外在世界的基本模式，縱目所見，宇宙萬象森然羅列，無論山河大地、動植飛潛，皆內在於空間之中；而時間自古而今，流逝不息，萬物的生住異滅，人類的生老病死，無不與其息息相關。若抽離時空的架構，人類的歷史、宇宙的秩序將完全崩潰、瓦解；所以說時空的探討對於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具有重要的意義。就常識層面而言，人人對時空皆相當熟悉，並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然而，若論及時空的本質，時空的起源，時空與宇宙、人生的關係，縱是睿智的哲人亦不免興起不得其解的慨歎〔註1〕。由此可知，時間與空間看似尋常，卻又蘊藏著無窮的奧祕，宛如千古難解的謎題，引領人去沈思、探索。

〔註1〕如西哲奧古斯丁即曾感歎：「時間究竟是什麼？假使人家不問我，我像很明瞭；假使要我解釋起來，我將茫無頭緒。」（《懺悔錄》卷十一、第十四章）。

而詩歌是現實生活與詩人情志的反映，生活與情感皆不能脫離時空而獨存；是故時空自然成為構成詩篇的要素。中國詩歌史上，傷春、悲秋、懷古、嘆老以及去國、懷鄉的作品，反復吟詠的正是對時間易逝與空間阻隔的感懷。時空意識意蘊著對自我生命的省思，故能在以抒情為主流的中國詩歌中，成為最重要的「抒情源泉〔註2〕」。

在藝術的分類中，詩歌屬於時間的藝術。時間的推移變化，往往和詩心的起伏、詩意的轉折脈絡相連，故為詩中最常見的敘事結構。晨昏交替、春秋更迭，今昔對比、古今相形，經由時間的綿延、遷化，詩中的情感層層累加，而時間的滄桑亦使詩境由淺近而具有歷史的縱深。至於空間意象，大至日月山川，小至花鳥蟲魚，皆是使詩歌形象鮮明的要素。所謂寫景如畫、寓情於景，正說明空間描寫在詩中的重要。是故，由時空意識的角度，契入中國詩歌中，或能真正釐清詩之所以感人的根本原因，並賦予傳統詩篇新的生命力〔註3〕。

此外，時空觀念實是文化體系中的重要表徵，人們體驗、知覺時空的方式，以及其所構築的時空模式，隨著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民族而不盡相同。由時空觀念的異同，可窺見一民族文化的特殊取向，亦可把握不同時代的精神面貌。透過詩人的時空意識，不但能了解其生命情態，及人生觀、歷史觀、與宇宙觀的特質，進一步還能把握其所處時代的脈動，乃至整個民族心靈特有的思維模式。凡此亦可見詩歌中時空意識研究的意義。

至於以盛唐為時代的範限，一方面是受限於個人的能力、學養，

〔註2〕松浦友久〈詩與時間〉有言：「時間意識本身對於把抒情與韻律作為客觀表現核心的詩歌來說，具有最為有效而又持續的『抒情源泉』的功能。」唯其所舉的類型中，離別一類，我們認為其抒發的情感主要是一種空間意識，並非時間意識的範疇。（《中國詩歌原理》，頁3）

〔註3〕蕭馳《中國詩歌美學》第十一章中認為：「時間意識問題當然不是中國古老詩歌之謎的最後解答。卻有可能成為觀察籠罩在歷史煙雲中的藝術世界的眾多觀點中的一個重要視點。」頁257。

無法作全唐的研究；另一方面則是基於它是詩歌史上最璀璨的時期，各體詩作粲然大備，李、杜、王、孟、岑、高，諸家各領風騷；在時空意識的考察上，較能作更多樣性、更典型化的探索。

由盛唐到今日，千餘年來時代的遷替極為迅速，世殊事異，每個時代的時空意識也迥然不同。就今日而言，爲了精確的掌握時間，計時的儀器日益精密；然而，最後卻將時間簡化成桌曆上、計時器上的數字。日夜的更替、四季的變化，被杜絕在人爲構築的空間之外；人只成了時間的奴隸。事事求新求變，而懶於回顧，古蹟保存的呼聲抵擋不住現代化的浪潮；歷史被漠視的結果，是對未來產生無限的迷惘。在空間方面，人類已展開外太空之旅，地球村的往來頻繁，人的視野遠較古代開闊；唯個人日常的生活空間卻日漸侷促，與自然的關係亦逐漸疏離。當時空被視爲概念化的僵固符號，人對自己的認識也將變得模糊不清了。

其實，在種種變遷之流中，仍有不變者存焉。了解自己、認識自己所處的宇宙時空，進而安頓自我的生命，是千古以來人性共同的渴求。然則，經由詩人對季節更迭的感懷、登臨古蹟的詠嘆，以及對家國的眷戀等詩篇，或許能喚醒我們，由另一個角度去體驗時空；真切地感受時間、空間與自我的關係，並進一步思索人類存在的命限，理想與現實的糾葛，有限與無限的矛盾，以及如何在時空的限制中安身立命的重大課題。這或許是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的另一層意義。

關於時空與詩歌創作關係的探討，其起源極早。鍾仲偉《詩品·序》中，已論及四時變化對詩作的影響；並指出：「楚臣去境，漢妾辭宮」、「負戈外戍，殺氣雄邊」，這種和故國、家園乖隔的處境頗能感蕩心靈，激發詩歌創作的動機。劉彥和《文心雕龍·物色第四十六》，則剖析了節候代序、物色更異，與詩人情感的互動關係，對於我們理解詩人的季節感懷，具有相當的助益（詳見第二章第一節）。

當然，以詩歌中的時空意識作爲研究主題，乃是晚近之事。劉若愚《中國詩學》曾簡要說明時間、歷史、和鄉愁，在中國詩中所呈現

的特質；而其〈中國詩中的時間、空間與自我〉，則對自我與時間的方向性，時間觀點與空間意象的聯繫，提出了試探性的考察。柯慶明〈試論幾首唐人絕句裡的時空意識與表現〉，首先揭示了「時空意識」的命題，並認為時空意識是唐人絕句表現的基本感受，是故亦是探討、詮釋這類詩作的鎖鑰。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中，〈詩的時空設計〉則將詩歌裡時空描寫的手法，歸納為十五種不同的類型，並討論時空設計與抒情效果的關聯。廖蔚卿〈論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兩大主題——從登樓賦與蕪城賦探討「遠望當歸」與「登臨懷古」〉，其中所謂「望歸」與「懷古」的主題實與時空意識息息相關，故援引西方存在哲學的理論，由時間與空間的角度探索生命的處境，對時空意識的涵義亦有頗為精到的分析。松浦友久《中國詩歌原理·第一篇詩與時間》，認為時間意識在季節詩中具有抒情源泉的作用，並詳細列舉事實、反復論證；其觀點對季節詩的內涵與發展趨勢，皆有極高的解釋能力。宗白華〈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以富於哲思智悟的方式，把握中國詩畫中空間意識的特質，並將它和中國人的宇宙觀、生命情調相互結合，對於詩歌時空美的探討極具啟發性。蕭馳《中國詩歌美學·第十一章中國詩人的時間意識及其它》，則強調時間是中國詩歌的永恆主題，並論及時間憂患的解脫之道。此外蔣寅的〈李杜蘇詩中的時間觀念及其思想淵源〉、〈時空意識與大曆詩風的嬗變〉，則論述了李、杜、蘇詩中所表現的不同時間感，及其與個人主導思想的關係；並認為時空意識的差異，正是盛唐至大曆詩風嬗變的關鍵。

凡此種種對時空意識的探討，皆各有其重點，亦各見精采；唯大都是單篇論文，抑或是附屬於全書的一個章節，其論點不免各有偏重，論據亦往往稍覺單薄，是故雖已獲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卻無法完全展現詩歌中時空意識的全貌。因此，一部更詳盡、更深入的論著，便有其必要。這亦是本論文撰述的旨趣所在。

貳、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在文學史上，唐詩大體分爲初、盛、中、晚四期。宋代詩論家嚴羽在《滄浪詩話》中，雖分唐詩爲：初唐、盛唐、大曆、元和、晚唐等五體；然名爲五體，四唐的概念已初步成形。至明高棅在其《唐詩品彙總敘》中云：「有唐三百年詩，眾體備矣。……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四唐之分期於是正式確立，至今仍廣爲文學史家所沿用〔註4〕。本文所謂之盛唐，即採高氏之說，其時間約自開元至大曆初年。若就本文研究的基本素材《全唐詩》而言，大約包括包融（卷一一四）以至於賈至（卷二三五）的作品；唯劉長卿、韋應物之作，在文學史中一向歸入中唐，故不列入研究範圍之內。

而題目中所謂「意識」一詞，乃是心理學或心靈哲學中常見的用語。關於其起源、發展、內容、機能、以及其本質等問題，足供學者著書立說，實非三言兩語所能完全概括〔註5〕。是故以下僅就意識一詞在本論文中的意涵略加說明：

（1）意識是一種醒覺狀態

當我們說及意識時，其實意即對某種現象的醒覺。而由於精神的作用，人不但能意識到外在的現象，還能覺察到自身的意識；亦即人不僅有知覺，更具有自覺的能力，這是更高層次的意識作用〔註6〕。

〔註4〕關於唐詩的分期，梁超然〈唐詩分期論綱〉中，提出六期說。一、沿襲期：自高祖武德至高宗永徽顯慶年間。二、變革期：自高宗龍朔年間至玄宗開元初。三、鼎盛期：自玄宗開元年間至代宗永泰年間。四、徘徊期：自代宗大曆至永貞元年。五、探索期：自憲宗元和至文宗大和年間。六、深化期：自文宗開成年間至唐末。六期說對唐詩的沿革、變遷有更清晰的說明，唯四唐說通行既久，其他諸說恐難取代其地位。（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1990年）

〔註5〕曾霄容即著有《意識論》一書，由不同角度詮釋意識一詞。

〔註6〕游恆山編譯之《心理學》云：「意識是醒覺狀態的一般術語，……意識亦包含醒覺狀態本身。」頁408。又王國維譯《心理哲學》云：「意識之語，不但表感覺觀念感情等之內面的示現；以（亦）表自己意識，即自己對感覺觀念感情等之注意也。」頁78。

(2) 意識常伴隨現象的變化而生

單純不變的現象，如靜定的山巒、熟悉的街道，較不易引發鮮明的感受。反之，環境的變動、物色的改變、乃至感情的起伏等，凡對比愈強烈者，愈能令人產生清楚的意識。

(3) 記憶是意識所以形成的基石

無舊事物的記憶，則不能有新事物的認識；心靈中若無過去的記憶，則所謂變化亦失去意義。因此，記憶既是意識機能的一環，又是意識所以能產生的基礎。

(4) 意識的內容包括感覺、思考、情感、與觀念等〔註7〕

所謂意識，不僅是動物對外在刺激的本能反應，還涵攝主體對現象的感受，以及由此引發的情感，這是較偏向感性的層次；至如對現象的思考，以及由思考而產生的觀念，則屬於理性的層面。

基於以上的論述，所謂時空意識，意謂人們對時間與空間的一種醒覺狀態。時間的流逝，空間的變動，牽引著我們的注意，再經由記憶的作用，於是產生對時空的感覺、思考、情感、與觀念等等。本文所說的時空意識，實包含以上不同的層面，然在行文中，因上下文而各有所偏重。如在第二、三、四章中，時間意識主要意謂詩人面對時光流逝、人生無常的憂懼；而空間意識意指對於空間轉換、生命飄泊無根的感懷。至如第五章中，時空意識則意謂對時空的思考，與詩歌中內蘊的時空觀念。在下文中，亦將依據需要，隨文進一步補充說明其內涵。

至於研究方法的良窳，固然和研究結果有密切的關聯；唯個人認為，方法不重新巧，研究貴在踏實，以平實的方法深入主題，亦能獲致良好的成績。因此研究之初，首先將盛唐詩逐首反覆閱讀，舉凡詩篇中具有詩人之時空感懷、時空觀念，或在時空描寫上，呈現出特有風貌，抑或涉及時空憂患的消解之道者，皆一一謄錄，再三揣摩。大

〔註7〕以上2、3、4點見註6引《心理哲學》，頁50、51。其中第4項又可參見游譯《心理學》，頁408。

體而言，在季節感懷、登臨懷古、悼亡傷逝的詩篇中，有較濃厚的時間意識；而在緬懷故園、懷戀京闕、與邊塞征戍的作品中，具有較強烈的空間意識；而時空描寫、和時空觀念，則散見於各類詩作中，凡此皆是研究的重點所在。當然，正確理解、詮釋詩作的旨意是詩歌研究的基礎，是故前賢的註解，今人的賞析、評釋，對於研究工作的奠基，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再者，時空意識並非憑虛而立，時代風尚、社會背景、文化思想對於盛唐詩人時空意識的形塑，必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因此，經由史籍與文獻的佐助，勾勒盛唐社會、思想背景的輪廓，亦是了解其時空意識必要的工作。而對於前代詩文的檢討，可以見出同一題材作品在歷史中的沿革、變化。因為時代環境的改變，與詩作本身的承繼發展，致使時空意識在詩人筆下各自呈顯出不同的樣貌；爲了對盛唐詩中的時空意識有較正確的認識，當然必須追溯其源流。類書對同類型作品的蒐集雖不盡完備，卻已頗有可觀，如《古今圖書集成》，除詩歌外，旁及辭賦、散文、筆記小說等體類，對於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多的助益。

其次，詩歌是一種語言的藝術，由時空語詞的掌握，可進而探討詩人之時空美學。例如詩中對空間的描繪每每著意於其遼闊、綿延，「外」字、「遠」字，是詩人常用的語詞。杜甫〈客亭〉云：「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王維〈漢江臨泛〉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李白〈江夏行〉則云：「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凡此，詩人描寫空間皆由立足之處向遠處綿延，直至視野的盡頭，乃至想像在視野外的空間，以表現一種悠遠無窮、虛實相生的空間感受。藉由引得的幫助，歸納詩人使用時空語詞的習慣，可看出其獨特的時空感覺，及其時空描寫的特殊傾向，進而探討其中內蘊的時空觀念。

當然，不要忘記，時空一直是思想史上的論題，由中西哲人的時空觀點，可以讓我們對時空的本質有更深刻的認識。雖然詩人對於時空偏於主觀的感受，而較少理性的剖析，或系統的思辨；然而，透過

其敏銳的直覺，往往亦觸及時空的本質。理性與感性之間，哲學與文學之間，仍存有互相溝通的橋梁。因此，藉著哲學的思索，更深入詩人所關注的時空問題的核心，亦是本文研究的必要途徑。

總之，本文先由時間與空間的涵義，及盛唐的社會背景、與思想背景而導入正題。其次分別從季節與時間、歷史與時間、以及生命與時間的角度，探討盛唐詩中時間感懷的主要內涵；並由他鄉與故鄉、天涯與京師、以及異域與中土的乖隔，論述空間感懷的主要內涵。而後透過儒釋道三教互補的觀點，把握盛唐時空意識的消解與超越之道。進而經由詩中的時空描寫，歸納其含蘊的時空觀念，並分別由日常時空觀念、歷史觀與宇宙觀、以及天道觀與天人觀等層面展現盛唐詩人時空觀念的全貌。全文論述，由近而遠，由淺入深，由日常體驗而抽象思維，由詩人主體感懷的疏通，而至客觀理念的釐清，最後歸結於時間、空間、與自我的和諧圓融，期能為盛唐詩的時空意識研究，奠定基本的架構，為未來進一步的探討提供參考的方向。

第二節 時間與空間的涵義

在一般概念中，時間意謂日月的交替、歲月的運行，它是我們起居作息、行動計劃的準據；而空間則是包納萬物，生成萬象的場所，亦是人類一切活動的舞臺。由於時空和人的生活、生命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是故在西洋思想史中，對於時間的起源、性質，時間與運動的關係，時間運行的方向，時間與永恆的議題，皆有深入的探討。此外，對於空間的性質、物體的延展、距離與處所的問題，以及相對或絕對空間的概念，亦有不同觀點的論辯。若說時空的討論是西方思想史中重要的一頁，應不為過。以下便擇要概述自柏拉圖以來哲人對時空的看法。

壹、時間意涵的探討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對於與時間相關的問題已提出相當精闢的解

釋，他認為：時間與宇宙同時誕生，由於其所由產生的模型是永恆的，所以它和永恆一樣永遠持續不盡〔註8〕。在《巴曼尼得斯篇》中，柏氏對時間的性質有進一步的說明，他說：時間永遠不斷向前推進，存在於時間中的事物，皆隨之而變化。大體而言，它具有過去、現在、未來三種樣相，而其流動的方向，則是由過去而現在，再由現在邁向將來〔註9〕。現在，在三者之中居關鍵的位置。嚴格來說，事物只存在於每一個當下，過去的事，發生於過去的「現在」；未來的事，當它發生時，已不是將來，而是「現在」了。換句話說，現在永遠伴隨著自我，經過整個的人生歷程；生命存在的每一時刻，其實都永遠是現在。（《巴曼尼得斯篇》一五二D）因此對個體生命而言，現在是唯一真實的時間；而時間恰是現在流動遞嬗的歷程。

在柏拉圖奠定的基礎之上，亞里士多德對時間作了更全面更系統的分析。其要義可歸納如下：（1）時間以運動或變化為先決條件，沒有時間，變化不能發生；反之沒有變化，時間亦不能為人所認識。（2）時間是依從前後系列運動的數量〔註10〕，而時間、運動和長度，作為一種度量都是連續的統一體，都具備無限可分的性質。（3）正如運動是運動體的移動一般，時間乃「現在」的移動；然而又如幾何點不是直線的部分，「現在」也不屬於時間的一部分，而是時間的邊界。亦即時間乃是位於兩個剎那（現在）間的東西，而在嚴格限定的現在（即剎那）中，物體既不靜止又不運動，因為靜止和運動均需時間的綿延〔註11〕。（4）時間成立於物體運動與心智活動的結合，捨離心智，

〔註8〕見路易·加迪等著《文化與時間》中〈希臘思想中的時間觀〉，頁159、160。

〔註9〕見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一五二A：「時間豈不前進麼？前進。那麼如若『一』依著時間前進，它永遠變化比它自己年老些。」又一五二B：「往昔前進到以後的將決不越過現在。」

〔註10〕此句或譯作：「按前後去計算（測量）運動」，見曾仰如《亞里士多德》，頁199。或譯作：「時間是運動先後的數目」，見註8引書，頁161。本文從曾霄容《時空論》第8頁所述。

〔註11〕以上諸義，皆採自註8所引篇章，頁161、162。又：曾霄容《時空

時間便不存在；充其量只能說具有不完整的存在〔註12〕，這種觀點可視為由主觀立場來詮釋時間的開端。由上可知：亞氏的時間觀側重時間與運動的關係，是故每每以物理學的方式來詮釋現在與時間；他又認為時間與運動的測量相關，而測量屬於心智的活動，因而強調時間無法自外於人類的心靈而獨自長存。

中古初期，基督教思想家奧古斯丁，在時間的探索上，提出頗多精到而富有原創性的論點。站在基督徒的立場，奧氏相信時間和天地皆是由上帝所創造。在創世之前，沒有所謂的時間，而造物主是超時空的永恆存在〔註13〕。至於永恆，並非時間不斷的積集、綿延，而是永遠的現在。對於凡人來說，時間來臨，而後消逝；但永恆者的歲月是既不過去，也不到來的，他是同時、而且永久的存在。

對於過去、現在、未來，奧氏踵繼前賢，作了深入的分析。首先他對三者的存在提出質疑，在《懺悔錄》十一卷、十四章中，他說：「過去已不存在，將來還沒有。現在假使永遠是現在，不流入過去，那麼，就不是時間，而是永遠了。為此，假使現在是時間，當流入過去。怎麼我們能說，它存在，正爲了它的要素是過去（不存在）？」然而儘管在抽象的思辨上，時間存在與否頗爲弔詭，但在經驗裡，我們真切的感覺到時間的流動變化，並能覺察其長短的異同，乃至能以測量將其量化，其存在之迹十分顯明，這又該如何說解？

最後他由心理學的角度加以詮釋，認為所謂過去與未來皆內在於現在之中。精確的說，當「提到過去的事物，是在現在的剎那中考慮

論》第9頁中認為：現在爲同一（固定、靜止、存在）而又差異（變異、移動、非存在）的；亦即在剎那的現在中，物體既靜止又移動。其說可供參考。

〔註12〕 見曾仰如《亞里斯多德》第四章引多瑪斯註，頁202。

〔註13〕 見奧古斯丁《懺悔錄》十一卷、十四章，頁216。世俗的觀點或許會質疑，天主在造天地、時間之前，他側身於何處？他在做什麼？然奧古斯丁認為這只是俗世之人的淺見，凡人皆以時空模式來思考，但上帝是超越時空的永存者，所以這個難問並不成立（《懺悔錄》十一卷、十章）。